



程砚秋 全传

李伶伶／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程砚秋 全传

李伶伶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砚秋全传 / 李伶伶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06-7204-3

I. 程… II. 李… III. 程砚秋 (1904~1958) - 传记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2006)第 110167 号

《程砚秋全传》

李伶伶 / 著

责任编辑 / 常婷

装帧设计: 敬人书籍设计 吕敬人 + 德浩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 × 1194 1/32 20.75 印张 4 插页 500 千字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70.00 元



序

2000年，在我编撰的《程砚秋史事长编》一书正式出版时，我在该书“后记”中曾说：“2004年初将是砚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先父的文集、艺术论文集、剧本全集、日记、图片集、唱片集等等的编辑出版工作将是一个耗资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史事长编》一书的出版不过是其中九牛一毫耳……”亦只是抛砖引玉而已，盖因与之有关的《程砚秋全传》、《程砚秋画册》、《程砚秋戏剧文集》、《剧本全集》、《程砚秋演出剧目总志》、《程砚秋日记集》《御霜 收藏名人手扎集》等等，均有待去继续完成。而这一切确是一件跨世纪的系统工程，决非一本《史事长编》所可能包容得了的，更决非一两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京剧“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亦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社会和艺术现象，他们对于京剧艺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革新，立足于传统（宫廷的与民间的）之上批判地汲取民间和外国戏曲艺术传统的精华而融会贯通，创造出为中国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表演艺术形式，从而大大丰富了全人类的戏剧艺术宝库。“四大名旦”这几位前辈经由艰苦生活历练和伟大艺术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传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中的宝贵财富和极为珍贵



的艺术遗产。故我曾深切期望有识之士和有志于从事中国戏剧史和程派艺术研究的同道共同合作,将这一有益于当代及功在后世的大有意义的工作努力进行下去。至于我自己,依旧认准目标坚持下去,埋首笔耕不辍,不敢稍有倦怠。

2004年,在先父砚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在中央政府关怀支持和众多戏剧专业工作者及朋友们的积极参予下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举行了纪念演出和学术研讨会,出版了《程砚秋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程砚秋唱腔集》、《程砚秋经典唱腔伴奏集》、《程派完全手册》,中国京剧杂志纪念程砚秋先生百年诞辰增刊,亦使我经多年努力收集编纂的《程砚秋画册》、《程砚秋戏剧文集》得以付梓面世。这使我们对砚秋先生遗著的发掘整理审定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程砚秋全传》、《程砚秋剧本全集》、《程砚秋日记集》、《程砚秋演出剧目总志》、《程砚秋戏装全集》、《程砚秋戏剧艺术评论集》(按:1997年萧晴同志曾编辑出版一册)、《御霜 收藏名人书信集》以及回忆录等,还都有待于筹集资金安排人力进行整理编辑审定与出版,任重道远,而我今已七十有四岁,时不待我矣!所幸经我编定的《程砚秋日记集,1930—1957》及拙著《悠悠岁月 难忘故人情——回忆我的父亲程砚秋》均已定稿发排,并在热情的朋友们支持下即将于2007年出版;《演出剧目总志》正由我与陈志明先生合作编制中,《中华戏曲高级专科学校校史》则由李玉茹师姐的女公子、英国利兹大学教授李茹茹女士接手完成。相信上述几部著作的出版会使程派艺术的研究工作又将有一个新的发展。

现在,李伶俐女士著述的《程砚秋全传》即将与读者见面,这是



一件叫人很高兴的事！我一直希望能有更多研究先父砚秋先生的著述产生，因为对于京剧界老前辈们的生平和艺术实践的抢救挖掘整理和普及宣传还远远不够，而在这方面每前进一步都是令人鼓舞的，对于中国京剧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都是大的功德！

我总觉得先父母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他们不仅活在子孙后代心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父亲曾发出“人寿比花多几日，输他尤有卖花声”的感叹，程派艺术今日获得如此广泛流传，赢得越来越多人们的热爱研习和传播，令“卖花声”传布海内外，不正证明父亲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么！这便是永恒的天籁，是不朽的歌！

父亲常对我们兄弟说：“我这一生是被打出来的”。难道不是么？！从他被生活所迫卖身学艺作师父手把徒弟时候起，便挨打受骂强吞屈辱，恩人罗瘿公见义勇为借钱为他赎身提前出师后，从一个小配角由唱开场戏始，于边演边学中阅尽人间白眼受尽各种委曲；一旦在恩师扶掖护持下经过顽强努力而一炮打红后，自然会遭到同行的忌恨排挤和陷害打击，所谓“同行是冤家”；在父亲成名之后如何在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直面各种诱惑，顶住各种压力以保持个人名节，经受住一系列考验而屹立不倒，这该是何等的艰难！父亲一生始终坚持恩师罗瘿公教导的“永不倒转”的精神，正如陈叔通先生对他的评价“砚秋的一生是力争上游的一生”，在父亲忘我奋进的伟大社会实践与艺术实践中形成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我对刚正的理解是，“正”是他的灵魂，是他立身之本；“刚”则寓于柔之中，外圆而内方，外柔而内刚。在我同父亲长期生活中，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或暴躁地颐指气使形之于



程
砚
秋
全
传

色，他总是那么温文儒雅静若处子，然而他内心里却是极其刚强极其





然而人们仍把艺人以“戏子”相称，实际仍将艺人视为供王公贵族富豪大户寻欢作乐闲时解闷的玩物，如果艺人自己不自爱自重，又何以能自处！父亲虽处身梨园然决不随波逐流，坚持洁身自爱。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梨园世家”出身，也坚决不让子女学戏！父亲在恩师罗瘿公培育支持下一炮打红成了名角儿后，社会上的各种诱惑接踵而来，富家姨太、军阀外室、名媛贵妇的追求几乎无日无之，而身处其中能够独善其身、出污泥而不染，是何等难的事！陈叔通先生对我说过：“你父亲的意志极坚强，凡认识到不应该做的事，说不做立即戒绝！他刚刚挣了第一笔戏份，便被某些心怀叵测的人怂恿去打麻将牌，越打越上瘾，结果把刚挣到的辛苦钱全部输光。罗瘿公闻之大怒，亲书一纸禁赌令，他阅后从此戒赌；父亲一度嗜饮，能喝大酒，叔通先生打造戒酒指环一枚赠之，他立即辍饮！故叔老说，一个人能够在大大非问题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乃是最难最难的。父亲却做到了！”

谈到富贵不能淫，我的理解是，一个人即使经过奋斗成名成家、生活日渐富裕，也不能骄傲自满贪于享受而停滞不前，更不能忘记自己取得成功的根本、而经不住社会上的各种诱惑而堕落，反而愈加孝敬父母，关爱兄弟，尊师敬友，怜众爱民。父亲正是这样为人处世的。他对我祖母至孝，对老人家真个是言听计从，对不争气的兄长们及其侄男女们，总是先人后己、多方资助，极尽赡养照顾之责，以慰寡母之心；对拯救自己于水火、恩同再造的老师罗瘿公先生，视若生父侍奉左右。罗公积劳成疾不幸病逝，父亲厚葬罗公于西山八大处四平台，每逢年节或外出演剧，必携子女赴罗公坟莹拜祭告别，风雪无阻，亲嘱子女勿忘罗公之大恩。北平沦陷时期，受罗瘿公临危嘱托辅佐父亲



的金仲荪先生久病垂危，父亲亲自视疾赠粟，延请名医救治，为金公踏寻长眠之地以报知遇。父亲对王瑶卿、高紫云、张体道诸先生凡有所受益之师友，均念念不忘，平日及年节定执之以礼，或供以米补于沦陷配给之际，或送呈衣物于隆冬严寒之时，或购屋以供其一家久居，凡有所求，从无疏漏怠慢之处。父亲对剧界同行和自己班社上下同仁是十分关心爱护的，凡生活有困难者，必以金钱接济，或遣人送去一袋面粉以济年关之急。父亲罢演务农后，吴富苓先生赴上海天蟾午台作底色，父亲将一份旦角的衣箱增送给他，这种对同行的帮助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陈叔通先生亲口对我讲过，父亲在上海演戏时，有富家女投函赠金追求之，他对此一概不理不睬，而对写信告帮的贫苦人家却单独按址密访赠金帛以济其危，却从不留下自己姓名。至于为赈济全国各地灾黎和孤儿院献演的募捐义务戏更是数不胜数。北平沦陷时期，父亲受敌伪特务迫害罢演抗议隐居务农于青龙桥时，每逢秋收必命范管家将自家田亩收成的多余麦谷分赠全镇困难农户，年年如此，而父亲自己的生活从来是朴素简约不尚奢华……父亲这种严于律己、扶弱济困、行侠仗义之举，不正体现了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德和操守吗！这一切在他作来是如此平常，好像他本性的自然流露一样。

至于威武不能屈这点，父亲常说他是一个从一系列无数打击中苦斗出来的人。他确是一位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的坚强的人，父亲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愤而罢演以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罪行的抗议，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成为沦陷区，日伪当局命令梨园公会负责人邀父亲演唱捐献飞机义务戏，父亲说，叫我演戏买飞机来炸中国人的事绝对不干，日本人不满意叫他们直接找我程某人，不



必难为下边人！由此迫害接踵而至，先是日伪当局派人用刺刀捅坏戏箱、划裂堂鼓、淋以强酸液体以示警告，继之在前门火车站跟踪围殴，父亲不甘受辱愤起回击，以一人击败数强徒全身而退，自此息影歌坛罢演务农。日寇并不就此罢手，1942年7月深夜跳墙入宅欲将父亲秘密逮捕，因父亲在乡间未归而侥幸避过此劫。当他知悉日伪当局要的是他本人时，竟要马上进城去找日本宪兵队说理，经家人劝阻始罢。明知已为敌人俎上肉，仍能泰然处之静候敌人来抓捕，父亲这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爱憎分明、不惧威胁、不怕压力，为正义而勇敢地直面危难的大无畏精神，不就是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么！解放后，父亲对戏剧界推行的极左倾向、宗派主义错误，不怕官不惧“权威”，不怕受到报复打击，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为京剧艺人出头说实话，不也正是这种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体现吗！若不是周恩来总理的庇护，父亲肯定逃不过被打成右派的噩运！

由上述可见，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不仅是剧学和武学的最高境界，也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所以我常说，学习程派艺术，不单单只是学习程腔和程派表演身段、水袖或程派本戏，首先应当认真学习砚秋先生的为人，方能真正体味到程派艺术的精髓，才能真正将程派艺术学到手！所谓文如其人，艺如其人，即指此。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人们常言父亲的性格带有浓重的悲情色彩，或者说就是悲剧性的。父亲的本戏大部是苦戏，也就是悲剧，演的多是被恶势力迫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的戏剧，抨击的多是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歌颂的主要是那些敢于以鱼死网破精神反抗旧社会邪恶势力的女性，而表现



这些烈妇侠女那或如泣如诉般的哀怨，或慷慨激昂声震天宇的控诉，无论是低回婉转的悲鸣或撕云裂帛般有若猿啼深谷九转回声的哭述，配之以出色的舞台表演手段、表情，均把人物的思想感情刻划得淋漓尽致，这紧扣剧中人物的声腔、身段和表演艺术深深地将观众抓住，令他们与剧中人同声同气同呼吸共命运、共掬一把悲情泪，令人们目击美好的一切毁于一旦的同时感到自己灵魂的升华！如果没有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境界，是不可能将这些悲剧人物刻划得如此栩栩如生，如此摧人泪下，如此憾人心魄，如此叫人难忘！遗憾的是，不少学习程派艺术的人往往只学了程派外在的特征，却没有悟到学到程派艺术的灵魂，故尔形似而神不似，或者自以为“出新”实则却谬以千里，根本原因亦在于此。

在祝贺《程砚秋全传》正式出版的同时，我深切地希望它能唤起更多人研究砚秋先生传奇式一生的兴趣，进一步加深对程派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将程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能有更多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问世。

程永江

2006年11月14日于北京

《程砚秋故居》

（注：程永江先生系程砚秋先生的第三子。）



开
篇

开 篇

在梨园界，有一个词我们经常会说到，那就是“梨园世家”。凡提到京剧大师梅兰芳，无不提及他梨园世家的出身。说他的祖父梅巧玲是“同光十三绝”之一，曾被慈禧太后赐“胖巧玲”之雅号；说他的父亲梅竹芬承乃父衣钵，也唱青衣花旦，有“梅肖芬”之名；说他的伯父梅雨田是戏曲音乐家，有“六场通透”的美称，鼓锣琴弦无不精通；不仅如此，他的祖母、母亲、伯母也都出身梨园。梅兰芳为京剧而生，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出身，从而秉承子续父业、光宗耀祖的中国传统家族观念，更大程度上是他无从选择，也不能选择。

自宋代起遗留下来的“唱戏的子女只能从事唱戏”的户籍陋习，到了清末虽已不再具有强制性，但它的余毒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因而，梨园界的梨园世家，也就不仅仅限于梅家。还有余三胜、余紫云、余叔岩的“余家”；杨月楼、杨小楼的“杨家”；言菊朋、言慧珠的“言家”等等。

不知是出于习惯，还是对京剧艺术发自内心的推崇和热爱，仅就“四大名旦”而言，他们中的三位，都无一例外地将自己对京剧



的情感延续到了后代身上。这其中也不排除他们放任子女的职业遗传和职业选择，因而，梅兰芳的女儿梅葆玥、儿子梅葆玖；荀慧生的儿子荀令香、荀令文、女儿荀令莱；尚小云的儿子尚长春、尚长麟、尚长荣，在演员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他们的子女也可以从事其他职业的逐渐开明的社会中，却仍然继续了父辈的艺术之路。

只有程砚秋是个例外。以传统思想而论，他在清末的满族血统和贵族出身注定他本不应该是“吃戏饭”的。“程”家世代代没有唱戏的，只有他被命运抛上了舞台。尽管璀璨的舞台让他的人生光彩绚烂，他却不由分说将子女们挡在了戏曲之门外。哪怕他的三儿子程永江“因受环境熏陶喜爱上了京剧”，他也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很充足：

我们不是梨园世家。我不让你们学戏是有理由的，学戏极苦，你们受不了那个罪。在旧社会，人们确实没有了活路才不得不卖身学戏的，万一有一线生路也决不会狠心把儿女送进火坑；其二，戏曲演员被称作‘戏子’、‘倡优’，是同妓女并列的职业，也就是供官僚阔佬们开心玩乐的玩意儿，排在三教九流的最末，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即使你在台上唱红了，私下里仍然受人轻视和欺侮，尤其是坤伶的处境就更凄惨了；其三，梨园行又叫做‘无义行’，甭管是多么近的亲戚，平常称兄道弟和和气气，一遇到利害冲突的节骨眼上可就六亲不认了。这种‘气人有笑人无’、变着法子毁人的习气是根深蒂固的。况且，社会上看不起你，自己却又不自重，有的反而自轻自贱起来。多少演员红极一时，不多久就销声匿迹了。所以，在



戏曲界要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极难极难的呀。

他起初甚至并不赞同弟子刘迎秋拜师学艺，曾对刘迎秋说：“你的家庭很好，本身又是个大学生，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你看我的小孩，一个学戏的也没有。社会上都歧视这行人，叫‘戏子’、‘淫伶’。这行人，同行之间相排斥，演好了是‘戏饭’，唱不好是‘气饭’。”

刘迎秋没有听从，还是学戏了，成为程派弟子，而程门之后却遵循父辈所愿，的确无一人走上艺途从事戏曲艺术：大儿子程永光早年留学法国，学成后就职于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儿子程永源从事工程学；三儿子程永江曾留学苏联。攻读美术史的程永江回国后曾在中央美术学院从事教职，兄弟二人后来在香港从事文化出版工作；女儿程慧贞虽也酷爱戏曲，却也牢记乃父教导，终没有涉足剧坛。

程砚秋的肺腑之言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事实：只有没有活路了，才去学戏；学戏极苦，是受罪，演员社会地位低下，是供人玩乐的玩意儿；梨园行无情无义，六亲不认。

这一切对于程砚秋来说，是客观存在；对于如梅兰芳等其他演员来说，也是无法回避而必须时时面对的残酷现实。一样的环境，却有不一样的行为和思想，当归于各人所处环境不同、所受影响不同，以及观念的区别和性格的差异。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追述程砚秋的人生，体验他，感受他，读懂他，理解他。



序

目 录



序 06 / 开篇 14

第一章 罗瘦公救赎，程砚秋脱离苦海 001

十三岁的程菊依倒嗓了 002

程砚秋其实不姓“程” 004

卖身学戏 007

初识恩师罗瘦公 013

受尽师傅虐待 018

借“春阳友会”学艺 023

七百银元赎身 031

随名师学戏 037

拜“通天教主”为师 042

在罗瘦公身上感受到父爱 052

搭班梅兰芳的“喜群社” 057

与余叔岩的“误会” 062

与谭鑫培之子合作 067

被“庆兴社”抛弃了 071

自组班社“和声社” 082

最早的两部新戏 092

首次出京城赴天津 097

第一次赴上海 101

集中排新戏 124



“艳色天下重，秋声海上来” 141

与俞振飞的分分合合 153

被敲诈勒索 174

迷上了赌博 175

罗瘿公编剧的最后四出戏 181

痛失恩师 196



第二章 程砚秋与梅兰芳：亦师亦友亦对手 / 209

拜梅兰芳为师 210

梅夫人做媒 216

徐碧云事件 230

与“梅党”的矛盾 236

跻身“四大名旦” 241

师徒对台 252



第三章 金仲荪时代，“程派”奠定 / 265

初识金仲荪 266

金仲荪续编《碧玉簪》、《聂隐娘》 269

对王瑶卿的“义” 278

“鸣和社倒戈”事件 281

又一次集中排新戏 290

赴香港演出 307

出版《霜杰集》 320



第四章 受李石曾影响，初涉政治 / 323

到东北演出《文姬归汉》 324



序

南京之行庆祝东三省“易帜”	329
被市长邀往上海	332
空前之《荒山泪》和《春闺梦》	339
“九·一八”后停演	350
升任中华戏曲音乐分院副院长	357
改“艳秋”为“砚秋”	363
第一次收徒	364
被传“盗卖文物”	368
游学欧洲	374
十九条建议	395
谈“程腔”	408
第一次乘飞机	413
想转行当话剧导演	415
呼应现实之作《亡蜀鉴》和《费宫人》	422
赴法未成行	428
“炒”了梁华亭	434



第五章 翁偶虹，程砚秋的第三任编剧 / 437

被阎锡山禁演	438
初识翁偶虹	439
永远的经典《锁麟囊》	444
从未在北京演出过《女儿心》	450
戏校被迫关门	454
拒演捐献飞机的义务戏	459
火车站单打独斗众特务	465